

馬來西亞作家黎紫書被認為是馬華文壇的一個奇蹟。從24歲奪下花蹤馬華小說獎首獎(1995年)後，多次斬獲花蹤文學大獎，更衝出馬來西亞，數次將台灣聯合報文學短篇小說獎收入囊中。她並不是寫作科班生，也沒有大學學歷，曾擔任13年記者，只是因為喜歡用華文寫作。

4月至5月，黎紫書來港擔任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2017駐校作家，聊起她最擅長的短篇小說與少有嘗試的長篇寫作，她一臉輕鬆，崇拜雷蒙·卡佛的她對長篇小說並沒有執拗的野心與迷戀。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琦

見到黎紫書的那天，香港氣溫突然升高，熱得人以為炎夏已經到來，消散不去的悶熱感讓這位來自馬來西亞的作家都連連感嘆「怎麼那麼潮濕！」

氣候影響心情，大概也影響創作。回看黎紫書的幾個特別的作品，都是在異鄉完成。寫《簡寫》時她在北京，而獲得好評的首部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則在倫敦收筆。是刻意要尋找一種陌生感嗎？黎紫書笑笑：「只是因為待在馬來西亞實在有太多各種各樣的事情，很難安靜下來寫作，所以想要離開。」好吧，讀者總不自覺為作者加上文藝兮兮的想像，而真實卻往往很簡單。

短的意義

從馬來西亞到北京，到英國，到德國……黎紫書說，她還是喜歡季節分明的變化，「季節的變化會對你的心情情緒有影響，激發你對生命的思考的程度是很大的。」遇見不一樣的環境不一樣的人，學不一樣的語言，再回頭觀照自己，「會對自己寫作時的語言文字有更多的要求、更高的自覺。」她形容自己的寫作是先有畫面再有文字，就像腦中已經有場景，有分鏡，有氛圍，再嘗試用文字將那形象描寫下來。於是乎有人說，她筆下的馬來西亞故事總是滲着濃稠的濕濡感，但到了停留在北京所完成的《簡寫》，卻有些清冽。「字裡行間應該要有溫度。以馬來西亞為背景的小說，不用一些很符號化的東西，而是從文字本身就想讓讀者感受到那種溫度和濕度。但到了《簡寫》，絕大部分的素材來自我在北京生活兩年多的觀察，很多故事來自於中國大陸，也只能發生在中國大陸，那就要把那個屬於北京，或者中國大陸的質感——生活的、空氣的，通過文字表現出來。我想要尋找相應的文字的語言。」

《簡寫》被認為是黎紫書對於「微型小說」的成功探索。楊照就曾將這些千字以內的小說和川端康成的「掌上小說」相比較，認為黎紫書筆下的故事沒有什麼詩意，既不天真也不浪漫，反而

黎紫書 為生活尋找適切的文體

處處透露着世故慵懶。然而，「世故慵懶」的短篇小說，比天真浪漫詩意的短篇小說，更難寫。」楊照寫道。

也許黎紫書的確有意挑戰微型小說的創作技藝，但《簡寫》的出現卻其實源於一個誤會。「當時上海有媒體編輯通過朋友找到我，想要邀請我寫專欄，大概900字一篇。但在溝通的過程中，我卻不知道怎麼誤會成是每期要寫一個900字的小說。好難哦！比我以前認知的，1500字左右的微型小說更短。如果要長期寫的話，我就開始想微型小說的種種可能，比如也可以有一定的文學深度和高度。我就很認真地去寫，無意間在探索的過程中，自己真的覺得微型小說好好玩，那麼小的篇幅，原來可以拓展到我沒有想到的一個境界。以前我真是太小看這個文體了。」

900字一篇，一個月兩篇，哪有那麼多的故事可寫？黎紫書卻說最不缺的就是素材，因為住在北京，實在太多光怪陸離的經驗，「隨便在街上就能找到一個素材，有太多的不習慣。因為對那個不習慣背後的歷史、人文的積累不像道地的本地人認識得那麼深，我有那種痛楚想要把它表現出來，或者在此之上有小小的領悟和思考。背後沒有太深的積累，寫微型小說就很合適。」

卻也有人覺得她浪費題材，朋友駱以軍就總說她，某些題材可以發展成長篇的小說。但「但我寫的時候並不覺得適合。」黎紫書說，「其實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就覺得，生活中思考的東西都有它適合的表達方式。有些適合小篇幅；有些不適合小說，就適合散文。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寫作的人，並沒有去選擇成為一個小說家。可能別人覺得你寫小說比較出色，拿過的小說獎也比較多，可是我自己是相信人生中有不一樣的時段、不一樣的思考和領悟，應該要用不一樣的文體去表達。有一些作者真的在文學上有很強的自覺和野心，覺得要創作有分量的作品。我不是這一類的作家，我對寫作這件事沒有那麼沉重，也沒有那麼大的抱負和野心。對我來說，了解自己手上的素材，能把它寫成怎樣就怎樣。董啟章也和我說過他要寫長篇，結果越寫越長，因為他生活中所經歷的都想放進去。但我不是這種人，不是生活中經歷的事情都想要放進手邊的作品中來讓它變得更厚更強大。」

長的可能

黎紫書的創作中，散文與短篇小說都有着靚麗的成績單，至今她最喜歡的作家，也仍是短篇小說大師雷蒙·卡佛。但在2010年，她終於嘗試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

「有各種各樣外來的原因吧，當時身邊好多人也覺得我應該要寫長篇了，好像只有通過長篇才能證實你的能力或者奠定你文壇的地位。這是中文寫作圈的一個迷思。儘管我心裡有一百個疑問，明明我覺得心裡所喜歡的，或是當成是國寶的像魯迅這樣的作家，哪有寫過長篇小說？我們也沒有覺得需要一個長篇才能證明他的功力奠定他的地位。可是為什麼今天我們都問這個問題？好像作家就應該要寫長篇。」黎紫書說，那時的自己其實不覺得自己可以寫長篇，「長篇需要積累，需要認真思考。」後來決定下筆是因為首先心中有想寫的東西，也覺得自己以往的經歷和思考總結成一個長篇是足夠的。「我相信一個小說家和作家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有適合你的一個文體，終有一天我的人生會達到適合長篇的時候。但長篇需要練習，它和短篇不一樣，要控制節奏、佈局、了解人物，整個東西非常的複雜和龐大。那乾脆就用自己最熟悉的題材來嘗試吧，去體驗長篇各種各樣的難題。」

《告別的年代》分三層故事推進，透過三個「杜麗安」串聯起大馬的三個時空，是家族史，是集體回憶，也是舊時代的鄉愁。再次書寫自己最熟悉的馬來西亞，黎紫書卻沒想到寫作的過程這麼痛苦！「每天都想着明天寫什麼，到了後期的時候，更是每天都睡不好。」甚至當時壓力大到身體都出現反應，得了醫生也說不清楚的怪病，病發時天旋地轉不停嘔吐，連睡在床上都覺得床鋪不停下陷。「我覺得自己快要死掉了，但死之前也要把這長篇寫完！」而更神奇的是，小說一完成，怪病就消失了。

與長篇小說的首次交手便是「死還」，黎紫書笑說自己的個性在寫作上還是一個急躁的人，「想要很快看到成果，個性上目前還是不大適合長篇的創作。」但是經過這次後，會有一些時刻勾起寫長篇的慾望，「心裡也會暗地裡構思着長篇的寫法，在適當的時候還是會嘗試」，我們拭目以待。

書介

圖文：草草

理想國

作者：湊佳苗
譯者：王蘊潔
出版：皇冠文化



榮獲「山本周五郎賞」，湊佳苗心理懸疑小說極致之作。如果沒有那起殺人搶劫的命案，鼻崎町會是個風景宜人又適合久居的地方。在鼻崎町土生土長的堂場菜菜子，最大的夢想就是離開家鄉；五年前隨丈夫調職搬到鼻崎町的相場光稀，眼見朋友們一個個離開，一直深信下一個會是自己；星川澄玲兩年前與戀人搬來鼻崎町後，將此地視為藝術創作的夢想之境。三個懷抱不同理想的女人，在這個美麗的濱海小鎮相遇了。為了幫助和菜菜子的女兒久美香一樣行動不便的輪椅族，她們共同舉辦了公益活動「克拉拉的翅膀」。但是，當她們發現這雙「翅膀」可以帶領自己飛往心中的烏托邦後，初衷逐漸開始變質，而當年那起命案逃逸無蹤的兇手，也如夢魘般，再次拜訪這個無辜的小鎮……有誰會相信，這一切，都是「善意」在作祟……

變身野獸

作者：查爾斯·佛斯特
譯者：蔡孟儒
出版：行人出版社



為了解動物對世界的感受，也為了探索人類生存方式與意義的極限，佛斯特大膽捨棄以往生態觀察的人類視角，先後成為五種動物群體的一員：帶著八歲兒子和獵一起睡在山坡洞穴中，吃蠕蟲維生，爬行林間；學習水獺的本領，用牙齒捕魚，並在夜間泳渡河流；隨棲居都市的狐狸，翻找社區垃圾桶討生活；像紅鹿一樣遭獵犬獵殺，幾乎死在雪中；跟著樓燕一路遷移，順利走過直布羅陀海峽的移民路線。這種種勇於跨越物種藩籬的練習充滿驚奇與妙趣，佛斯特也因此獲頒2016年搞笑諾貝爾生物學獎。而這本融合神經科學、心理學、動物行為學的自然寫作現代另類經典，不僅取得了談諧自嘲與抒情詩意的巧妙平衡，更透過對人類與動物之間界線的深刻反思，對生存本質的叩問。

刺客列傳(精裝紀念版)

作者：鄭問
出版：大辣



「鄭問作品集」第一波作品，此精裝版收錄原之五篇刺客列傳漫畫，加上1985年歡樂漫畫月刊號前三期的〈最後的決鬥〉〈劍仙傳奇〉〈劊子手〉三篇，這篇是鄭問及台灣漫畫的第二個黃金時代的開始。《刺客列傳》全書根據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史記》中刺客列傳編寫的。書中收集了春秋戰國著名人物書沐、豫讓、專諸、聶政和荊軻五位刺客的歷史事蹟。鄭問以自身的關懷，強勢地重新演繹原著中的悲劇色彩，以水墨技法轉換司馬遷典雅的敘述，以不協調的張力，給予這些故事新時代共鳴。

人間書話——藏書家的心事

作者：苦茶
出版：聯經



因讀書而愛書，因愛書而藏書，因藏書而說書，因說書而散書最青春的類中年型男，最海派的民間藏書家——苦茶，首部書話集堂堂登場。大凡愛書者有的毛病，苦茶無一不備；蒐書以來的大小藝文活動，苦茶無役不與。由藏書而挖掘的故事，於書本之外延伸出更寬廣的視野。本書分為藏書家的心事、人間書話、訪書訪人、人書俱老等四輯，從京都到香港，從買書到賣書，作者苦茶以親身的訪書經驗，勾勒出書本可人迷人之處，以及對書本無怨無尤之愛。

海航的神秘密碼(共六冊)

作者：天道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



《海航的神秘密碼》系列叢書，旨在從海航集團內部、外部兩個視角，從戰略轉型、精神哲學、經營理念、海航人、管理密碼、實踐案例六個維度，全面解析海航成功的神秘密碼，展現海航發展的商業奇蹟，領悟海航建設「無我」為本的「大眾認同、大眾參與、大眾分享、大眾成就」理念，探究海航人的職業成長路徑，剖析海航獨具創新的現代企業管理方法，體現海航在全球商業管理中的學術研究價值。

《人情之美》喚醒對「人情」的了解與親近願望

書評

文：韓浩月

談人情，往往第一個聯想到的是「人情世故」，是規則之外不可見光的「曲徑通幽」，也是假借情感名義的一種利益交換。和諸多被污損的詞一樣，「人情」所形容的那種人與人之間簡單與美好的交往，以及「人情」本質上應該散發的溫暖味道、柔軟氣息，漸漸地都感受不到了。

台灣著名編輯丘彥明，以「人情」為主題，在內地出版了一本名為《人情之美》的著作。丘彥明曾任《聯合報》副刊編輯，《聯合文學》執行主編、總編輯。這本書記錄的是她在職期間與一些台灣文化名人的交往。丘彥明身處台灣文學黃金時代的現場，通過她的筆觸，除了可以直觀地感受到有關台灣文學的一個側影，更可以近距離地發現台灣出版創作界的人情味兒。

編輯談作者，最好的切入點是文學與創作，這是職業與專業方面的事情。《人情之美》有一些訪談文章，的確是談寫作經歷和感受的，但主要篇章，都是在談編輯與作者的交情。1970年代末，丘彥明進入紙媒從事副刊工作，這使得能夠有機會接觸到一群民國文人以

及他們的弟子輩作家，除了約稿關係之外，丘彥明以朋友甚至親人的身份，所記錄的台灣作家群像，為讀者了解這些作家的精神與內心世界，打開了一個獨特的通道。

《人情之美》中有一些讀來震撼的文章，即丘彥明記錄了一些著名作家在世最後幾天的狀況，當梁實秋、葉公超、吳魯芹生命垂危之際，丘彥明可以以手握着他們的手，送他們最後一程。當梁實秋剛剛病逝，醫院急著往外趕人的時候，丘彥明不禁為一代文學大師的遭遺遺憾，記錄下了這個細節，也唯有親人式的情感，才會對此如此在意。

在書中，丘彥明還寫到了內地讀者十分熟悉的兩位台灣女作家張愛玲、三毛，張愛玲在寫作方面的雅致、細膩、規矩，經過編輯的視角呈現出來，令人印象深刻，而三毛在西班牙接待來訪的丘彥明，則還原了《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駱駝》等書中那個多情、灑脫、浪漫的三毛形象……如此種種，讀《人情之美》，能大概概曉過去幾十年台灣的文學地圖，也能略略被這幅文學地圖覆蓋的台灣作家群的生活場景。

讀這些被稱之為故事也好或者追憶文章也好的內容，感覺是熟悉而親切的。兩岸三地的文學形態各不相同，但文學傳承以及文人之間的情感互動，在極大幅度上是相似的、重疊的。想到文人之間的人情，有兩個故事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倪匡提攜古龍，古龍剛出道時並不被人重視，比他出名早的倪匡喜歡古龍文風，不但邀請古龍在他主編的《武俠與歷史》雜誌上寫《絕代雙驕》，還向香港著名大導演張徹、楚原推薦把古龍的小說改編為電影，據倪匡自己說，古龍被譽為佳話的酒癮，就是跟他一起不斷參加飯局養成的。

還有一個故事說的劉心武與王小波，劉心武寫了一篇著名的刷屏文章《王小波，晚上能來喝嗎嗎》，每到王小波忌



《人情之美：文學台灣的黃金時代》
作者：丘彥明
出版：中信出版社

日就會被廣泛傳播一次，這篇文章說的就是成名已久的大家劉心武，拜訪文學新秀王小波的經歷，整篇文章都散發着濃濃的人情味兒，他們的友情，因文學而生，但在滋生之後，卻又拋棄了文學，成為一種人格上吸引與欣賞，讀來令人擊掌，也為之產生一些淡淡的幸福的惆悵。

《人情之美》之所以可讀性強，不僅是因為丘彥明文筆樸素、感情真摯，也不僅是因為本書的描述對象是讀者熟知並喜歡的作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吸引力是，它能夠喚醒讀者對於「人情」的了解與親近願望。「人情」不是只存在於文人之間的，文人的「人情」擁有書卷味，普通人的「人情」擁有煙火味，兩者都同樣珍貴。人們旅行時喜歡某個地方，「有人情味」是不可或缺的理由，讀丘彥明《人情之美》時，如果想不到靜下心來反思我們日常生活中「人情」的缺失，那會是一個小小的遺憾。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